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七十五

雍正六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御極之初即降諭旨令諸臣不必進獻儀物雍正三年冬月諸臣以初行吉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墨者朕酌量收納一二種隨即降旨令在京大臣嗣後停其

進獻至在外督撫惟可進本省之方物土宜其非地方所產者皆令勿為呈獻蓋以土產諸物乃各省所出該督撫之於朕可藉此以展其敬愛依戀之心朕於諸臣亦可因收受之間以昭上下一體之誼其物不嫌於輕微簡畧者蓋所重不係乎物也今觀各督撫內鄂爾泰則進雲南之大理石等物岳鍾琪則進陝西之藏香等物田文鏡則進河南之花果等物金鉷則進廣西之藤席等物邁柱則進湖廣之蓮藕茶葉等物此皆實為其

地之所產與朕諭旨相符而他省督撫中尚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產之外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為籌畫養廉之項原以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尚有餘資購求古玩且市賣古玩之陋習往往索價高昂每有極平常之物而購買則費多金者甚屬無益倘在已不能購求而轉向屬員索取則尤為不可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然則督撫等尊君親上之心僅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倘能永矢丹誠為

地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為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寶可
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茲頒諭旨再行宣諭倘或
仍有進獻古玩者則並其方物土宜亦行擯却

初六日奉

上諭臺灣總兵王郡奏稱臺灣換班兵丁例由內地派撥
而其中有字識舵工繚手斗手椗手等人向來多係傕
募本地之人冒頂姓名並非實有兵丁更換至字識舵
繚斗椗等務換班兵丁不能通曉請照隨丁之例就地

招募給以糧餉等語此事從前總兵俱未經陳明王郡能據實奏聞甚為可嘉但朕思海洋操練水師惟舵繚斗椗關係最為緊要凡在船兵丁之身命皆操於數十人之手若不更換內地兵丁而常令彼地之人執司其事似有未便朕意舵繚斗椗等務兵丁雖未能驟熟但未嘗不可學習而能應於換班之內挑選兵丁隨現令僱募之人學習如僱募有三十名即於兵丁內挑選三十名隨彼學習三年換班之時將僱募之人裁省留此

習熟之三十名兵丁教習後班之兵丁此所留兵丁至六年後換班後班兵丁皆照此例留換則新舊更番迭相傳習皆可熟知舵繚斗椗諸務矣此事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妥議具奏又王郡奏稱赴臺兵丁向例俱將一營之數十人分散數處戍守難以訓練嗣後請匀撥一處等語所奏甚是但從前何以分散防守或有別故亦未可定亦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等查明奏聞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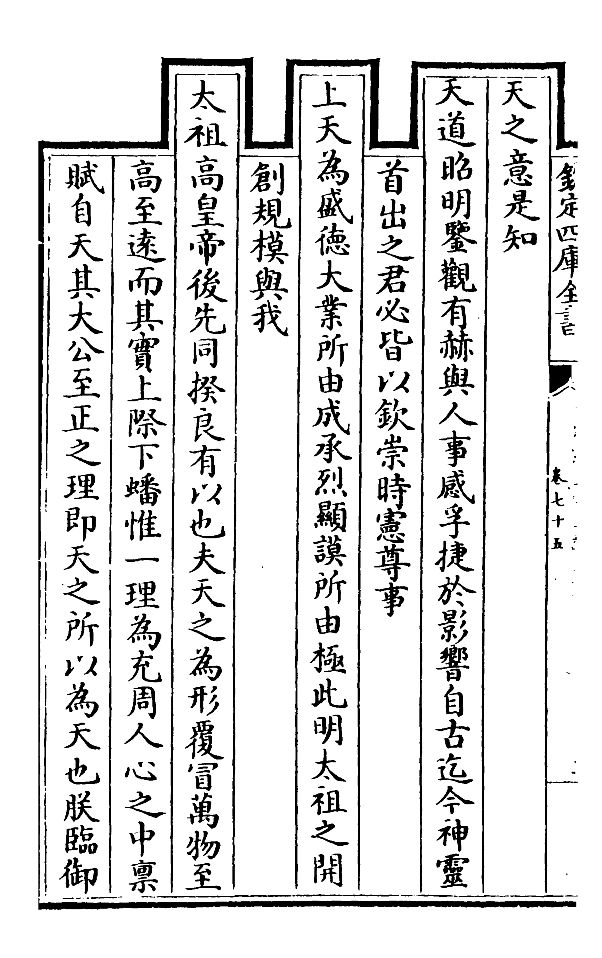
諭戸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册報共未完銀四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其或欠在官或欠在民從前未曾分別明晳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蝕那移虧空外共實在民欠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朕思今年閩省州縣有數處微欠雨澤收成量不能十分豐足若於明年徵收正額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於輸將茲特大沛恩膏將康

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槩予蠲免其有已徵在官者即照數留抵雍正己酉年本户正賦此朕惠養黎元勤求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家喻户曉並嚴飭州縣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沾實惠倘有不肖州縣陽奉陰違或將已徵在官者侵匿入已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行蠲免者私自徵收一經察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嚴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

省皆係邊遠地方如有歷年實在民欠錢糧俱著該督
撫詳細查明將實數具奏爾部即遵諭行

初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録内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為要務諄諄誥誡念玆在玆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載
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
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靈
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尊事
上天為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開
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之為形覆冒萬物至
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為充周人心之中稟
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朕臨御

萬幾日深乾惕祇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為理有賛襄輔翼之責一言一動
皆在
天心降鑒之中亦當無時而不敬
天無事而不畏
天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旦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素
所躬行實踐者廣勗諸臣諸臣當每日早起肅具衣冠
焚香展拜禱祝於

上天及爾等祖禰之前將是日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備陳
其實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上對
天地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自
知之明為自省之功時刻糾虔不敢有幾微之褻
天而逆
天庶幾凡所建之謨猷所施之政事無往而非與
天地合其德者矣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事爾諸臣不當如
是乎益事之純乎天理者即以討罰刑威加之於人而

其實乃所以為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即以慶賞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為不善故凡違道干譽煦煦為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為天下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

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為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已之念毫不可萌即揣摩朕意妄為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在於胸中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既不能於
天有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時懷欽若之誠克備事

天之道以循理為矜恤以執法為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即必為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晳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十二日奉

上諭邇年以來川陝漢土官兵勦撫番苗遠涉蔵地行間効力甚屬勤勞朕心深為軫念著動支庫帑銀十萬兩

交與總督岳鍾琪會同四川提督黃廷桂酌量分別等
次通行賞給以示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十三日

諭兵部山東濟寧州有羣盜持刀斧等械闖至文武齊集
公所將遊擊守備州同閘官等官斫傷一事朕思武弁
尚有營兵跟隨而文官祗有衙役書吏不足備捍禦之
用似亦應給與防護之人其作何名募給發錢糧之處
爾等酌議具奏

十六日刑部議准條奏將硬証之人與誣告者同罪

奉

上諭本內議將硬証之人與誣告之人一體治罪所議雖是但一切更定條例事宜俱當酌量地方遠近以文到之日令地方官通行曉諭定以期限為遵奉之始如限外再有犯者即照例治罪方為妥協本內並未議及著再議具奏

又工部等衙門議奏察漢拖灰地方建立學校奉

上諭此本内建立學校一條岳鍾琪所奏亦是但據單疇書等奏稱招徠人民已有四千餘户其中亦多讀書之人等語朕思若必俟人文蔚起始行考取恐遠方士子目前阻其讀書上進之階應將兩縣中現在讀書願就考試者許其附入隣近州縣考試酌量加額收録入學俟兩縣人文漸盛建學設官之日仍行撥入本學庶為妥協著該部再議具奏

又工部議覆副河道總督嵇曾筠題銷秦家厰搶築

工程銀兩奉

上諭秦家厰漫口合龍之處原屬險急工程其用過土方價值又屢經部駁嵇曾筠為人謹慎小心若果有浮冒伊必據實核減此一次應加恩准其開銷不必再行駁詰

十七日奉

上諭今年江西省有數縣稍歉雨澤恐明春米價昂貴着將本年起運漕糧内截留十萬石存貯本省以備將來

之用着戶部即速行文

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預備軍需如採買贏馬製辦物件之類不肖有司往往虛耗國帑派累民間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已降旨屢行申飭禁止而今年預備進藏軍需仍有甘屬金縣王錫九等尅扣價值經岳鍾琪題參議罪是此風尚未全改也朕愛養斯民不使絲毫擾累凡軍務所需悉動帑金照時價購辦又恐承辦官員預留將來核減

之地稍借民力以助公事特令岳鍾琪等核定折中價值倘時價可減即為節省或定價不敷據實奏加此皆體恤官員撫綏黎庶之至意也倘嗣後承辦各員再有剋扣短發侵蝕等弊其罪誠不可逭若參革之後必俟審擬定案方行着追則該犯之銀物或至花費隱藏而百姓守候補領未足之價值必致累月經年而不能得深可軫念以後若有此等劣員一經題參摘印即照數核明剋扣之價先動軍需銀兩另委賢員傳集百姓如

數找給造册具報仍將該員於本境枷號勒限一月追完分别還項補帑如再逾限不完嚴加治罪庶貪墨之人知所儆懼而軍需有益民無擾累之虞矣

又奉

上諭前據湖廣督撫合詞奏稱永順土司彭肇槐情願改土為流使土人同霑王化朕念彭肇槐恪慎小心恭順素著撫輯土民遵守法度與流官無異又恐各土官勉强效法則不勝其煩原不欲從其請適因辰沅靖道王

柔來京引見朕詳細詢問王柔面奏彭肇槐之意甚屬誠切且奏伊有許多萬不得已之情朕因王柔深知永順土司情形故勉從所請加以特恩賜以世職並賞給萬金為立産安居之費又據王柔奏稱彭肇槐撫綏苗衆素得其心懇請授以武職即於新設流官地方補用管轄苗人實有裨益等語朕亦准王柔之請將彭肇槐授為苗疆叅將此皆今年春間事也今據王柔摺奏臣歷桑植永順地方駐劄數月見彭肇槐才具平庸性躭

安逸且不諳兵法紀律若仍留彼地恐致營務廢弛不若將彭肇槐移於內地隸督撫提鎮標下暫為借補俾其學習軍政但臣先經冒奏今理合檢舉等語朕從前之允彭肇槐改土為流復授為苗疆叅將者皆因王柔之奏以為伊必確有所見故從其請也今王柔又稱彭肇槐不宜苗地之任請改內地武職朕思武弁職掌各有攸司將來倘以不能供職而罷處分朕心實為不忍而國法又不可廢豈非兩難王柔此奏既前後不同則

從前在京之代奏者或亦有不符之處著湖廣總督邁
柱廵撫王國棟會同辰沅靖道王柔將朕意明白宣示
彭肇槐備悉詢問伊原係恭順之土司豈必改土為流
始為嚮化若從朕本念仍舊復其土官為國家抒誠効
力以受朕恩朕亦嘉悅倘伊意必欲改土為流亦著該
督撫詢問伊自度才力可居何等武職不妨據實陳奏
朕另調用或伊願回江西祖籍閒居則給與世職俸祿
以贍養之務期妥協俾該土司永承國家渥澤以副朕

加恩優待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湖南官員養廉之資已令該撫將通省耗羨計算均匀分給又該省各府雜稅銀兩項下有報出羸餘銀七千二百二十兩著該撫將此項添入亦可少資各官養廉之用

二十二日

諭戶部向來州縣交盤錢糧倉穀俱以兩月為限但額徵

數少之地方自可依限清楚其額數繁多之處亦照兩月定限未免太廹從前曾降諭旨凡州縣倉穀五萬石以上者准其展限一個月盤查交代嗣後州縣錢糧交代五萬兩以上者亦令展限一個月其十萬兩以上者展限兩個月十五萬兩以上者展限三個月著為定例通行直省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寧遠縣生

員荆之實家失事一案已經陸續拏獲盜犯多人僉供糾夥行刼奸淫拒捕捉人勒贖情事歷歷有據其盜首逃逸現在緝捕餘黨已獲者又有數名越獄已經陸續擒獲等語此案盜犯甚屬兇惡況又有越獄之事尤當速行審明早正國法除盜首在逃嚴行緝捕務獲外其已獲之夥盜著即行研審分別情罪輕重具題歸結若有線引窩家應留質對者著於本内聲明具奏

又奉

上諭江西布政使王承烈陛任來京奏稱布蘭泰在江西巡撫之任每事過於嚴刻朕因著令來京面加詢問布蘭泰本一微末之人朕因其居心謹慎操守尚好是以歷任擢用為湖南巡撫後見其居官辦事識見褊小已降旨調回授為侍郎適江西巡撫未得其人復將伊調撫江西並諭伊云江西事務自邁柱整頓之後汝可遵守安静辦理乃伊到江西後復蹈故轍並無改悔之念伊兩任内所辦之事所奏之摺朕見其苛刻瑣細不知

為政大體朕隨事隨處切加訓誨所以批諭之者愷切詳明至再至三累累數十百件現在收貯俱發與大臣及王承烈看過原不待王承烈之陳奏而後知之也所以將伊調回者意欲面行詢問並加訓諭尚冀其或能悛改乃伊奏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勅改使恩出自上朕一聞此語心中為之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令有意嚴刻先為過甚以待折中必朕留心體察方得更

改而伊又未預先將此意奏明朕又安從逆料其有心
過嚴而事事皆爲駁正乎況廵撫所辦地方事務不陳
奏於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乎布蘭泰深負
朕恩溺職已甚着革職交與該旗大臣另行請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臺灣貯倉粟米因從前朱一貴叛逆以致搶失二十
五萬餘石此原係滿保任内之事是以題請賠補今歷
年已久現在地方各官俱係接任之員若責令賠補殊

有未協着將未經買補之粟概行豁免

又廣東將軍蔡良題參將弁金國泰等酗酒不法奉

上諭廣東文武官員每以飲食宴會為事相習成風從前

楊文乾進京陛見時阿克敦官達方願瑛等幸其離粵

置酒相慶及楊文乾回任病故後伊等遂張樂設席歡

呼稱賀其澆薄妄誕如此今將軍標下將弁復以羣聚

酗飲致相爭毆此風不改官箴安在書經以三風十愆

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又曰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今觀伊等文武官弁俱以酣宴自恣罹咎罷職則古訓所垂豈非官方之炯戒乎嗣後該督撫將軍應將屬員嚴加申飭其或不悛即行叅處大凡居官者或遇節令之期或有喜慶之事設酒開筵原所不禁若以酒食游戲徵逐應酬不惟玩愒時日廢弛政務并起忿爭結怨之端有關大體各省文武大臣俱宜約束屬員時加訓誨庶於風俗官方並有裨益

二十四日奉

上諭梧潯二廠稅課雍正四年四月以前各官所收贏餘銀兩俱從寬免其追賠廣西地方錢糧無多各官養廉未免不敷是以雍正五年降旨將稅課贏餘之項賞給一萬五千餘兩為廵撫司道養廉之資今查每年尚有贏餘銀三萬一千四百餘兩着將此交與廵撫金鉷計算府州縣及佐貳官若干員酌量官職大小地方繁簡均匀賞給以為養廉具摺奏聞每年將收用數目造冊報部

又奏

上諭據李衛奏高其倬咨稱閩省所需接濟之米得十萬石可以敷用等語朕前降旨令江南浙江各截留漕米十萬石以濟閩省之用今高其倬既稱十萬石可以敷用著將江浙漕米各運五萬石赴閩其餘仍起運來通

二十五日奉

上諭山東濟寧州城内匪類糾黨刼獄盜庫拒捕傷人大干法紀在城之文武官弁等督率兵丁併力擒拏登時

俱獲未令免脫一犯甚屬可嘉此案內被傷身故之兵丁數人因擒捕兇犯奮不顧身深可憫惻應加恩照陣亡例賞卹其被賊砍傷數人及擒賊有功之官弁兵丁俱應照軍功例議敘賞賚著河道總督會同山東督撫查明分別等次具奏知州高令樹家屬被賊砍傷雖未致命亦可軫念著賞銀一千兩高令樹平日居官如何之處著該督撫查奏凡州縣捕役原為緝盜安民而設濟寧州此案盜犯聞其蓄念設謀已久何以該州官員

捕役平時既漫無覺察而臨時又畏避不前則捕務廢弛可知著該督等一併嚴察議處奏聞兇犯劫獄之日若在監人犯有未敢隨衆妄動者則係畏法改過之人亦著查明奏聞著該部分別請旨減等發落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璂劉師恕奏稱正定府平山縣知縣徐士俊呈稱本年十一月初八日有山西崞縣民張其級帶本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往獲鹿縣販買布疋

路經平邑途間全銀遺失幸平邑農官郭之蘭之子郭見忠拾獲聞張其級失銀遂同本縣生員杜永名等問明銀數悉行歸還不昧毫釐不受酬謝據鄉約隣佑多人僉稱郭見忠不取遺金衆口如一理合繕摺奏聞旌典出自特恩等語夫見利思義為人情之所難而秉彝好德實人性之所共朕日以興仁講讓訓導萬方務期薄海内外草薄從忠還淳返樸以成昇平之治乃年來齊民中不拾遺金者有京師之草夫六十一豫省之翟

世有陳懐金又有直隷平山縣之郭見忠可見質實之民性皆良善彼此觀感興起率教從風遂覺崇廉尚義之舉史冊所稱者今則一時屢見雖僉邪匪類盜竊詐偽之風未嘗盡息而良民順則實風俗漸厚之明徵朕心深為嘉悦郭見忠著給與八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揚表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稱滇省有無著虧空七

案共計銀二萬六千六百餘兩屢次移咨各原籍查追據稱無産可變雖將本身家屬監禁嚴比不過徒稽歲月究於錢糧無補令再四籌算查滇省欺隱田土内如從前漏報勲莊叛産等項不自行首報别案發覺審出應令納價准為已業又滇省各官蒙恩賞給養廉已優裕足用如有現任官委署他任者其署任内養廉現議扣留一半以此二項代補遠年無著虧空約計兩年可以全楚等語雲南係邊遠地方非近省可比且數年以

來各官遵依鄂爾泰教導辦理地方事務甚屬効力其署任内重收養廉之處不必扣除一半又田土納價之項著存公備用至於通省無著虧空共二萬六千六百餘兩該督既稱實係無可著追朕信鄂爾泰必經查核確實始行具奏著開恩豁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奏稱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既多缺畧即有採録又不無冒濫

必得詳查確核採其行義事跡卓然可傳者方足以勵
俗維風信今傳後請勅諭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
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務於一年之
內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詳慎增載等語朕惟志書
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
尤為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採錄至公至當使偉績懿
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為期恐時日
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即如李紱修廣西通志率意徇

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劣槩行濫入遠近之人皆傳為笑談如此志書豈堪垂世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摭採精當既無闕畧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着將督撫等官俱交部議叙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畧或至有如李紱之徇情率意者亦即從重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排纂其

本朝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即詳查確核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

二十九日奉

上諭雲南等省所有苗蠻猓獞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兇嗜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販賣人口捉當勒贖所以為内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又復互相仇殺争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殘草菅人

命此皆天下所共知者自朕即位以來內外諸臣條奏苗蠻不法者不可勝數而邊省督撫提鎮等又復屢屢陳奏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勦撫兼行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為本不可脅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㫖甚明今幸數年之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弁士卒跋涉於深林密箐之間

歷險峻之區染瘴癘之氣而苗性狡獪反覆當用兵之
際往往詭詐負嵎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
事夫弁兵受國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
難但以蠢然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若計
算得失不足相抵朕心深為憫惻除已降旨賜䘏賞賚
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勦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
預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着照陣亡例
加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着照陣

亡例賞給銀兩俱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悉查明動支公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優䘏弁兵之至意

又奉

上諭將軍蔡良在閩省任内訓練營伍和輯兵民甚為稱職今調任廣東覽其陳奏事宜具見實心辦事深屬可嘉伊名下有代父應賠銀兩前已降旨寛其限期今特加恩免其賠補以示眷注

又奏

上諭前據高其佩奏稱許兆麟虧空未能追完有伊家人周良周轉隨任用事多年家貲巨萬躲匿江西地方為民屢經咨提抗不歸旗請勅部押解質審追抵虧空之項高其佩語言雖不足深信但此係伊之本旗事務自有確見且既經陳奏豈有不行查究之理今據署江西巡撫張坦麟查奏前來周良周轉所有貲財不過數百金歷經審訊諒無欺隱朕不意高其佩謬妄不實至於

如此心甚悔之周良周轉既審係是民非旗不必提解來京其究出貲財俱着給還所有揭參各員亦免處分其干連人犯俱着省釋

又奉

上諭從前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滇省文武衙門大半向有官莊收租取息匿不報聞今通行各員據實開報於雍正六年為始入冊歸公等語朕比時批示云向聞滇省鎮臣甚苦毫無出息此等營中官莊地畝應賜

與營標為養廉者卿當斟酌之今據鄂爾泰奏稱滇省官莊地畝屬營中者合計不過數百石穀米此項雖無關於錢糧但上有私匿下多影射於清查隱佔一事不無干礙故不若全數歸公使民間不得藉口仰荷皇恩垂念邊鎮之苦或於報明公件餘剩歸公銀一萬三千兩內每年各賜數百兩添作養廉等語邊鎮諸臣用度不敷朕深為軫念是以降旨令鄂爾泰悉心籌畫今據鄂爾泰奏摺前來着將公件餘剩銀兩全行賞給提鎮

等官每員各給數百兩以為養廉若有羸餘令該提鎮

酌為營伍公事之用以副朕眷念邊鎮之至意

又奉

上諭苗民案件扣限完結係雍正五年所定之例其官員

等處分之處着從雍正六年起照例扣限查參六年以

前案件免其查揭

三十日奉

上諭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

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朕念切民瘼凡閭閻疾苦周知洞悉此未完錢糧或有產去糧存而不能完納者或有人產已盡而無可催追者又或有從前遇歉收之歲而地方官匿荒未報小民無力輸將致成拖欠者累積十餘年之久其數至千百萬兩但其中有或本係該地方官虧空而希圖卸脫揑作民欠者或糧戶已經

交納而奸胥蠹役侵蝕入已仍作民欠者是此項未完大約官虧空者十之一二吏侵蝕者十之三四其實係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為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豈容令其脫然倖免若非徹底清釐即欲加惠於百姓其道無由是以從前令張楷將江蘇民欠清查分晰張楷並不清查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朕雖姑允其請意甚未愜鄂爾泰於蘇州布政使任内實力稽查將有頭緒時以雲

南巡撫職任綦重將鄂爾泰補授而清查之案又未竟其事後陳時夏到任之後一味怠忽疲玩毫無整理釐剔之心將從前分年帶徵之恩旨並不分限催追以一年應完之數綑徵於一月之内以致小民艱於輸納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日事敲撲嚴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霑被恩澤朕心深為軫念乃陳時夏又奏稱蘇松積欠難於清結從前既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内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夫蘇松浮

糧朕仰承
皇考聖心每歲額免四十五萬兩煌煌明旨布告億兆豈有既蠲正額而復借此抵補積欠之理朕以誠信待天下臣民寧肯為巧詐之術乎且舊欠自有本人即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若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糧是刁民因積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輸而倍徵從此人人效尤誰復輸供正賦況以舊欠派入新糧舊欠未必全完而新糧又致欠缺此種狂悖之論不過因朕留伊在蘇州清理未

完一時不能脫身而豪紳積蠹欲逞其抗糧之黠智為此邪說足以聳聽陳時夏亦藉此法或可草率完結為脫身卸責之私計耳陳時夏居心行事如此實深負朕恩今尹繼善現在清查但尹繼善初任封疆且茲事煩重非一人之心力所能辦理着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一槩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干一一釐剔清楚朕當再降諭旨戶部

即遵諭行文令該督撫遍行出示曉諭其派員分查之處著戶部詳悉定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六至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六

雍正六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三日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參前任吳縣知縣蔡益仁貪婪不法奏

上諭蔡益仁着革職其貪贓各欵及本內有名犯證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蔡益仁係陳時夏奏請帶往蘇州

委用之員後遂題補吳縣知縣年來地方大吏奏稱蔡益仁居官不善者頗多朕因陳時夏在朕前極力保薦必有深信之處諒無錯誤昨令其來京引見面加訓飭復擢用寶慶同知乃湖廣要缺所以保全蔡益仁且信陳時夏之必不妄舉也今據尹繼善叅奏蔡益仁在吳縣任內貪婪不法劣跡纍纍必有確據夫以陳時夏身爲巡撫而所深信特薦之人即在本屬公然犯法貪贓纖跡昭著陳時夏漫無覺察尚有何顏以對朕乎著陳

時夏明白回奏

又廣西廵撫金鉷題報泗城府知府胡醇仁病故奉

上諭胡醇仁居官廉潔實心任職今因辦理苗疆軍餉身染瘴癘以致病故深可憫恤著該撫將公用銀賞給一千兩付胡醇仁親屬爲伊歸櫬之費泗城府員缺甚屬緊要該撫既稱題補不得其人著總督鄂爾泰於雲貴屬員内揀選或將知府調補或將應陞人員題補其所遺之缺著一併揀選具題

初五日奉

上諭據伊拉齊等查奏黄炳在浙江鹽道任內贜私至二十九萬兩之多前朕揣度黄炳在浙必有貪婪不法之劣蹟今覽所奏果相符合此案著交該部嚴察定擬具奏至伊拉齊等奏稱黄炳别省俱置產業恐有寄頓隱匿情弊請令各省督撫嚴行稽查等語黄炳深負國恩歷任貪贜獲罪其應追贜私銀兩若仍復寄頓隱藏不過飽匪類之私槖耳亦聽其爲之將來自有國法其各

處產業不必稽查

初十日奉

上諭據將軍常色禮轉奏道士李不器誣揑岳鍾琪謀叛一事甚爲荒誕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之薦在内庭行走

聖祖仁皇帝廣大包涵天地覆載無所不容如喇嘛西洋人以及僧道等類畜養者甚多

聖祖仁皇帝皆不過以工匠雜藝人等視之其中不肖之人

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罷尤為妄誕之甚招搖不法至

聖祖仁皇帝賓天後朕因李不罷本籍陜西故令發回原籍交與年羹堯拘管不意年羹堯將伊送往終南山内厚加供養每月給以多金後聞李不罷在彼怙惡不悛仍肆為大言希圖惑衆且揑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壞之語鄙俚妄誕不知從何而來今春朕向岳鍾琪問及李不罷岳鍾琪奏稱李不罷在陜其每年供給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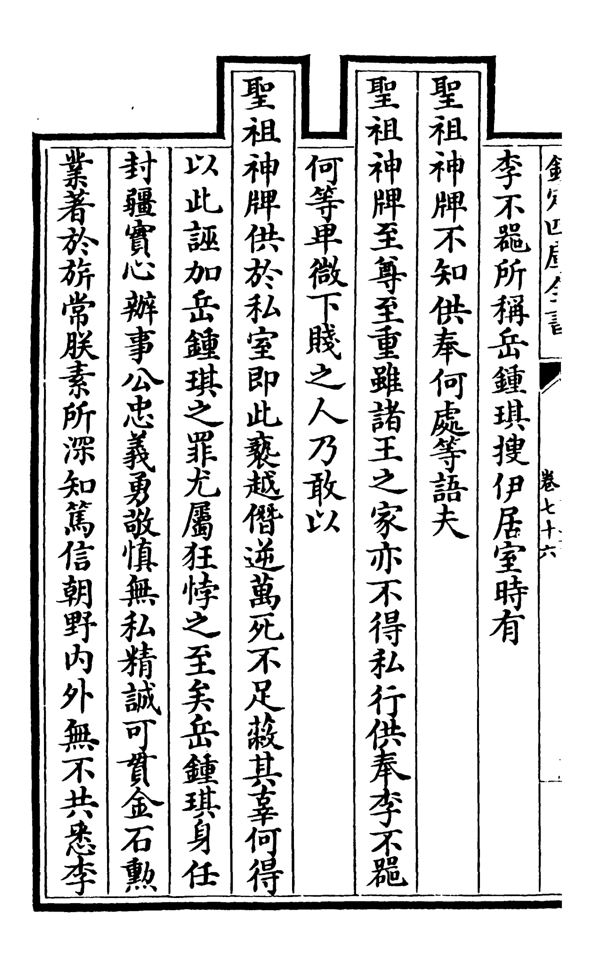
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等語朕批諭云此事當日辦理
甚爲錯誤李不器本係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屬寬典
豈可復加厚待隨諭令岳鍾琪將伊看守每日量給飲
食詎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鍾琪竟敢造爲無影之詞
肆行誣衊深可痛恨據李不器以西藏用兵爲岳鍾琪
妄啟邊釁夫西藏之用兵也當日平定藏地之時康濟
爲効力甚多蒙
聖祖仁皇帝封爲貝子令其與阿爾布巴等總理西藏事務

乃阿爾布巴等因妒忌爭權心懷背向擅將康濟鼐殺害其叛逆之罪實不容誅正欲聲罪致討適頗羅鼐率衆為康濟鼐復讐具奏懇請發兵是以特遣大臣統師進藏未煩一矢之勞兇渠授首西藏安帖此事皆由阿爾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滅亡是以國家不得已而用兵事事皆出於朕親指授岳鍾琪遵奉辦理而謂岳鍾琪為啟釁藏地其誣妄甚矣又李不罷以岳鍾琪廣造軍器心懷不測夫鎗砲係軍中必需之要器朕令內外

大臣屢行詳議酌定行令各省督撫提鎮增添砲位鳥鎗不時演習車陣乃自古戰守之良法是以朕行令北方諸省商酌製造募名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獨陝西一省為然而乃以岳鍾琪為私造私演包藏異謀乎又李不罷謂岳鍾琪濫費國帑夫岳鍾琪辦理軍需購買騾頭一一俱經奏明造具清冊送部查核從無一毫浮冒不知李不罷何所據而指為濫費也又李不罷謂岳鍾琪交結黨與訛言頻興乃指奸民張熙投遞逆書一事

前岳鍾琪一見逆書即嚴加審訊窮究根株張熙堅不吐供岳鍾琪百計詢問甚至設誓以誘之伊始將謀逆黨類盡行供出令行文湖廣江浙緝捕無一漏網且岳鍾琪深知逆書中語誕幻已極於朕毫無影響無容隱諱直將逆書陳奏朕前其識見遠大心地光明為古大臣所莫及即如王國棟海蘭等搜得逆書原稿奏稱書詞悖逆斷不敢陳奏其識見卑鄙無知去岳鍾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鍾琪不將張熙嚴行監禁者亦係奉朕密

旨而李不罷乃以為岳鍾琪交結黨與此醉夢中囈語也又李不罷以西安省城開挖街道係雍州地方與雍正年號干礙謂是岳鍾琪之呪詛公行夫街道為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脩理平治乃為政之要務雍正四年有人條奏戊午係朕本命之年京城不宜動土朕諭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見毫無關係仍令照常葢造房屋脩治街道朕於輦轂之前尚不以俗見為拘忌況雍州之與雍正有何干礙而為此謬妄不經之語乎至



李不罷所稱岳鍾琪搜伊居室時有
聖祖神牌不知供奉何處等語夫
聖祖神牌至尊至重雖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李不罷
何等卑微下賤之人乃敢以
聖祖神牌供於私室即此褻越僭逆萬死不足蔽其辜何得
以此誣加岳鍾琪之罪尤屬狂悖之至矣岳鍾琪身任
封疆實心辦事公忠義勇敬慎無私精誠可貫金石勲
業著於旂常朕素所深知篤信朝野内外無不共悉李

不羈架空誣揑之詞原不足以損其毫末但李不羈所以敢肆誣衊者想因延信向為西安將軍平素溺於道教習為妖邪與李不羈必相往來西藏之事延信推諉不願前往故李不羈遂有擅啟邊釁之謗亦未可定至於揑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汚衊國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喪心蔑理乃

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敗露公然投遞呈揭大干法紀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並令乘坐

轎車於轅門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駭人觀聽常色禮甚屬無知著常色禮會同巡撫西琳將朕此旨宣播於衆再將李不罷嚴加刑訊其種種妄言是何意見審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核擬具奏

又奉

上諭近來直隸盜風漸覺少息而所報盜案多在永平朕密訪其故聞得永平之盜風不息者皆地方官之釀成如本年六月初九日前署盧龍縣知縣衛步青衙署被

盜將伊幕客誤認縣令綁縛拷逼刼去財物而該署令止以竊賊具報同夜又有賊入永山協副將署内值副將胡傑寢於外堂知覺防備賊始颺去而該副將亦未報查又聞得十一月初八日山海關有何字號當舖被盜亦係多人白晝强刼而官役兵弁置若罔聞似此則該督提所司者何職而巡察御史所訪察者又何事著該總督提督巡察御史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李衛自簡任浙江總督以來凡保舉武職官弁俱極允協具見留心營務前因江南蘇松等處盜案甚多曾降諭旨將下江地方一切盜案交與李衛管理况武職俱有緝盜之責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張大有會同李衛一體舉行

又奉

上諭據臺灣道孫國璽奏稱臣母今年七十有六臣無嫡親眷屬惟有母子相依今奉命調補臺灣臣母年老龍

鍾不能航海現在寄居漳郡伏乞恩准一歲之中回漳省視二次仍馳回地方辦事則公私兩全等語孫國璽之母年近八旬母子相依乃屬至情若遠隔海洋則難以晨昏侍奉朕心實為不忍著將福建鹽驛道劉藩長調補臺灣道孫國璽調補鹽驛道現今劉藩長給假回籍俟伊到臺灣時孫國璽交代後再赴新任俾得慰其孝養之情以副朕加恩錫類之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朕惟善政養民利頼必資地力而率作興事倡先端藉縉紳惟兹寧夏所屬之揷漢拖灰地廣土饒水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次第脩舉行見人民樂業饒沃殷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一方人數千百年未興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户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户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近人民給以牛具耔

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為世業惟是原議寧夏本籍現在出仕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授業俾為世享之利令聞報墾者尚覺寥寥禮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况乎上以急公而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間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任或家居均當踴躍從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躭延善舉凡茲所墾地畝俱照原議給為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

沃壤腴田有廣收之益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謨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産伊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矣

又奉

上諭四書五經向來未有蒙古字繙譯者著交與

實錄館蒙古纂脩人員繙譯

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旨在京在外有奉旨永遠枷號之人令各

衙門該管官於歲底奏明令著該衙門將奏摺文與大理寺彙齊將此等永遠枷號之人開列名單寫錄所犯畧節繕摺進呈並將各案情由另行詳細繕摺隨名單一併進呈俱寫漢字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各省秋審情實人犯內其情罪畧有可原者已於勾到之時改為監候刑部情實人犯今年暫停處決其中情罪畧有可原者已分別減等發落至於督撫九

卿所擬緩決之犯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其中情事
不一尚有彼輕於此稍可從寛者或因一朝之忿奮不
顧身或因纎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觀不平而致鬬
或因被打情急而還毆似此類者均非有謀害之念於
平日並無必殺之意於臨時祇以愚民無知好勇鬬狠
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憫惻兹朕再四酌量特
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例
發落伊等試思生於人世同爲父母妻子所倚頼之身

何苦捨命輕生自罹法網縱使終身緩決亦只於囹圄之中幽囚待斃骨肉捐棄魂魄無依不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寬典特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為遷善之日當知恩不可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悛改前非共為良善之民倘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苟免矣著該督撫於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務令人人改過自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

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董永芰揩奏臣在江南惟有實心任事不徇情面不畏豪强近有揚州安瑞成因逼姦僕婦程氏不從横毆致死揑稱伊夫長壽毆打自縊令家人陳大鎖帶領張標擒毆長壽越日身死該府縣止坐張標之罪將安瑞成置之局外臣現在行提安瑞成到案究審等語比時朕見此奏即知董永芰存心巧詐非因貪利即是沽名已諭大學士等寄信傳旨詢問之今安瑞成到京在怡親王處陳訴寃抑供稱逼姦致死等情皆屬全無

之事董永芠將伊家人勒取口供甃於三木等語觀此則董永芠之有意鍛鍊可知矣董永芠乃柔懦無能因循苟且之人向因林祖成在朕前稱其為福建臬司甚好是以陞任江南後又調任山東浙江伊歴任所犯贓私纍纍劣蹟甚多朕皆一一寛宥切加訓誨兾其改過自新適因江蘇臬司一時不得其人念伊尚知刑名是以將伊調用夫臬司一官專以緝盜安民為首務伊到江南並無善政及民而盜賊肆行如故此中外所共知

者今審理安瑞成家人一案全以私意為刑罰之出入顛倒是非擅作威福且預先密奏於朕試探意旨若朕批令從嚴則是朕枉法以遂伊圖利之心朕豈肯為若朕批令從寬則伊必加朕以袒護富商之名而自彰其不畏豪强之譽似此狡猾脅制豈人臣事君之道朕治天下事事出於至公如其人有罪雖平日加恩優待之人勳戚大臣左右近侍皆不肯存絲毫袒護之念豈獨袒護一卑微之商賈乎如其人無罪雖匹夫匹婦乞丐

窮民亦不肯令其稍有冤抑豈獨於富商大賈一任貪墨之吏苛索吹求而使之不得其所乎前陳時夏奏揚州鹽商黄光德父子不法一案朕即料其因富招怨被人詐騙平情度理批示陳時夏後果得屈抑之情為之完結旋據該督撫奏稱黄光德感戴朕恩欲捐貲効力朕諭以斷不可行即衆商因每年節省浮費合力公捐銀兩亦皆留為地方公事之用利益民生此天下所共知者若以安瑞成為怡親王門下行鹽之人怡親王公

忠體國正直無私安瑞成果係有罪怡親王豈肯姑容以親王門下如許人員豈少一管辦鹽務者而必於安瑞成是賴乎若云朕意袒護安瑞成則董永艾蒞任江南之時朕又何不諭令留心照看豈待今日董永艾欲坐安瑞成之罪朕始特降諭旨枉法以保全之耶董永艾乃旗下微賤之人原在允禵門下從前每年送與允禵之物華麗豐厚較貢獻之儀更為繁費若非横取於屬員富户安能措辦今之搜求安瑞成者必因有所需

索不肯應付故欲置之於法且其意以為安瑞成乃衆商領袖今將伊懲治則衆商自莫不畏懼而趨奉矣不然則董永芠柔懦性成向來已歴五任其不徇情面者何事不畏豪强者何事何以忽於此案刻意吹求為此殘忍之舉耶董永芠著革任將此案人犯悉行解京交與刑部秉公審理其董永芠從前議罪奉旨從寛歸結之案俱着查出照律定擬

又奉

上諭據正白旗漢軍都統李國權等奏稱原任副都統萬永祺借欠公庫銀兩一案除有抵一千餘兩外尚有未完銀二千七百餘兩應著落原准借之都統副都統及保官庫官等勒限分賠令都統石文英庫官于珩李鳳林已於別案各報家產盡絕應將此項銀兩著落管庫原任佐領張國柱之子張經六品官高應清之子高起鵾二人名下分賠等語夫拖欠公庫銀兩所以令該管之人分賠者葢以當時經管錢糧之人將公帑借給之

時或徇情受託或扣尅分肥不論其人家產之厚薄濫行借給致成虧缺無可著追揆之情罪甚屬可惡是以責令分賠以示懲戒但分賠多人各人名下自有應賠之數若該員將應賠之數完納則其責已畢倘將他人家產盡絕不能完納之數加於現在之人則一人又代衆人分賠殊於情理未協嗣後凡屬分賠之項本人止完自已名下應賠之數若同賠之人有家產盡絕者將此分賠銀兩豁除歸結不得於他人名下濫行攤派著

通行八旗奉為定例萬永祺此案著該旗另議具奏

又禮部奏

祖宗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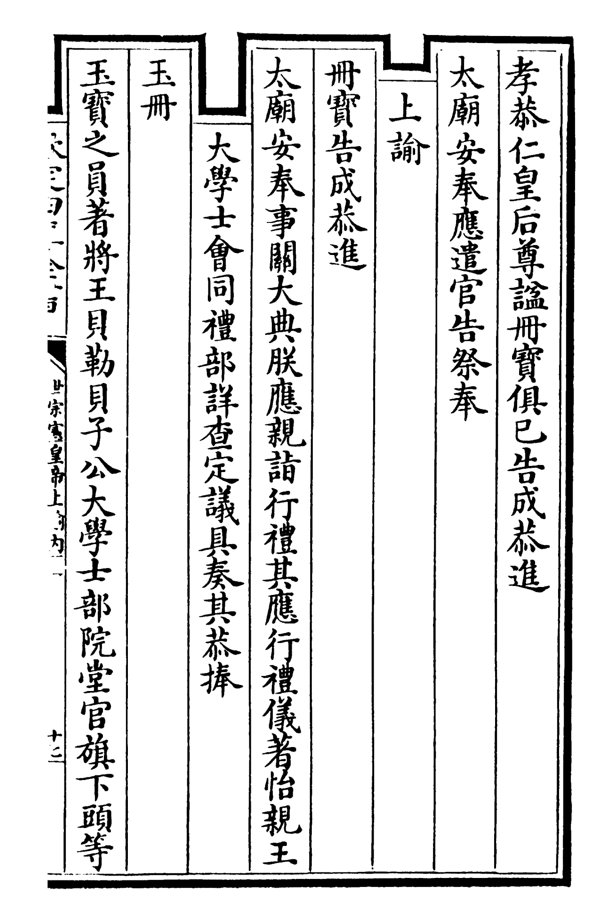
尊謚冊寶

聖祖仁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尊謚冊寶俱已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應遣官告祭奉
上諭
冊寶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事關大典朕應親詣行禮其應行禮儀著怡親王
大學士會同禮部詳查定議具奏其恭捧
玉冊
玉寶之員著將王貝勒貝子公大學士部院堂官旗下頭等

大臣開列請旨

又廣西巡撫金鉷題報西隆州知州劉德健病故奉

上諭劉德健隨辦苗疆軍務實心効力因染瘴氣身故深可憫惻著該撫將公用銀賞給五百兩付劉德健親屬為伊歸櫬之費

十五日署甘肅巡撫張廷棟奏請暫停甘肅鼓鑄奉

上諭從前禁止小錢之時伊都立曾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伊都立以民間行使小錢已久今若將小錢盡收入

官又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民間市易自然不敷所用大有不便於民伊都立遵朕諭旨而止甘肅廵撫石文焯奏請發帑收買小錢暫開鼓鑄朕批諭云所陳開鑄一事朕詳細斟酌再諭若因不能禁止小錢欲藉此為良策恐未必所燬錢銅能敷新鑄之用也小錢之禁不可急驟暫寛候旨乃石文焯並不遵奉候朕再降諭旨復具摺懇請收錢開鑄朕以石文焯身在地方屢次懇切陳奏必確有所見是以允其所請交部准行不意收

錢開鑄之弊煩擾驛站貽累官民至於如此是石文焯
之屢奏不過固執已見文過飾非而已石文焯身為封
疆大臣不將所行之事籌畫萬全遽行屢次陳奏甚屬
草率著將石文焯交部察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崇慶州紳衿士民將各家現
有之餘米湊運軍糈及諭令領回穀石僉稱叨沐皇恩
豐衣足食情願樂輸留此穀石永為崇慶州之厚資等

語該州紳衿士民尚義急公情辭肫摯此皆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風俗醇良
人心感戴朕心甚為慰慶著將崇慶州雍正七年額徵
錢糧全行蠲免以示格外加恩善良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駐臺兵丁軍器誠屬緊要但此項軍器悉係各營自
行製備是以易於破壞然將內地精良之器給與臺軍
亦非善策嗣後換臺兵丁軍器著該督撫於存公銀內

動支製造務必堅利精良該督撫驗看給發俟兵丁至臺之日該巡視御史會同該鎮查驗點收倘有不堪使用者巡視御史等即據實題叅將該督撫及承辦官交部議處如三年之内有應更造者亦令該督撫製造給送

二十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璂等奏稱景州鄉民李世奇不取遺金興廉樂善甚屬可嘉著照郭見忠之例給與八品

項帶賞銀五十兩以示旌獎

又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倉場米石虧空著落攤賠奉

上諭倉儲關係天庾最為緊要從前倉務廢弛弊竇叢生不可枚舉朕不得不嚴加整頓凡所以清查虧空治罪分賠者總欲令嗣後衆人知所儆戒也今倉場各官俱已奉法積弊漸清人情咸知警惕矣此項虧折餘米因六十一年監督等未經出結是以責令六十年之監督分賠但從前虧折歷年已久其為何年何人之虧空實

難確指今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據事而未推情其中未免有寃抑之處朕意以為未當茲特沛恩膏將此項攤賠米石概行蠲豁並免其究問内有已經賠補者其急公守法之心甚為可嘉今虧欠者皆施恩豁免而從前賠補者以急公而未得蒙恩於情理未當著查伊等所賠米價銀兩照數給還並將伊等交部分别議敘以示奬勵夫刑以弼教明罰勑法原期臣工之循理去私禆益政事今因倉務整飭將所議從前數十萬虧折米石

悉行豁免諸臣亦可以知朕心矣其共勉之

又吏部議覆廣西巡撫金鉷叅奏灌陽縣知縣謝天扶玩法溺職照例革職奉

上諭大小臣工不得瞻徇情面以私廢公曾屢降諭旨切加訓誨廖坌係張舜緒之門生平素理應規勸張舜緒奉公盡職勉為好官及張舜緒已有虧空之後伊果念師生情誼自當代為賠補乃廖坌既不能規勸於前又不能彌補於後徒徇私情將在官人犯公然具保領出

玩法欺公莫此為甚其該縣謝天扶徇情作弊情由俱屬可惡張舜緒名下應追之項即著落謝天扶廖荃名下勒限分賠如限内不完即將謝天扶廖荃照張舜緒應得之罪處治

又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山東巡撫黄炳等濫收屬員規禮分別治罪奉

上諭黄炳依擬應斬佘甸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凡下屬之餽送皆由於上司之勒索不得已而後應付

非出於本心也若上司不收規禮則下屬自無餽送之事亦不至陷於罪戾矣此案内凡餽送陋規禮物及收繳飯食銀之各員事歴多年干連人衆俱開恩免其查究處分

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為効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為札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妒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鼐查爾鼐暗結匪類懐挾

私心公然肆惡將朝廷敕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頗羅鼐阿爾布巴等背天逆理藐法負恩莫此為甚頗羅鼐受其逼廹領兵為康濟鼐復讐將逆黨罪狀奏聞於朕朕特遣大臣等領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大兵將到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一干逆黨按律正法具本奏

聞西藏去此巨惡渠魁黄教可以振興番衆可以寧輯頗羅鼐一片丹誠深知大義聲罪討逆鋤惡除奸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沉冤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將頗羅鼐封為貝子以奬義勇以昭國憲

二十二日奉

上諭哈密駐防官兵每年輪換定期於十二月内派往朕思臘月天寒草枯水凍官兵跋涉為難查從前甘肅官兵駐防哈密有五月内更换之例今應仍於五月内派

往著岳鍾琪行知副將張嘉翰將現在哈密兵丁暫留駐防俟來歳五月内撥兵到時再行撤回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王朝恩條奏各省修造戰船於成造之時解送總督親驗總督多轉委中軍以致中軍承委每向監造文員需索規例為之徇隱是以船隻工料皆屬虛糜其實不能堅固請嗣後修造戰船各該督撫務須親驗等語朕思戰船關係緊要若僅委中軍驗看或彼此瞻徇情

面不據實詳覆致使物料柔脆不能經久嗣後修造戰船其船廠附近省城者著在城之督撫提鎮及布按兩司於承造完工之日親往驗看其船廠離省遠者著附近府城之文武大員於承造完工之日公同驗看務令修造堅固丈尺合式倘有不能堅固及浮冒侵蝕等弊即行揭報題參按律治罪庶承修之文職有所顧忌不敢草率浮銷而監工之武弁亦可免借端需索之弊著該部遵諭速行

二十四日奉

上諭江南錢糧積欠為数甚多總理務在得人分查亦須專責著户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署巡撫尹繼善巡察御史伊拉齊布政使趙向奎總理其事其分查各府大員蘇州府著交與知府徐永佑蘇郡事務繁多著該督撫委員代理松江府著派出浙江杭嘉湖道王溯維其杭嘉湖道員缺著李衛委員署理常州府著派出蘇松糧道馮景夏若馮景夏輪當押運之

年著總漕張大有委員代管押運鎮江府著派出福建汀漳道朱鴻緒太倉州著派出湖廣岳常道溫而遜其汀漳道岳常道印務著該督撫委員署理江淮揚三府及徐通邳海四州亦應各派分查大員著各部院堂官於在京科道及部屬内揀選保舉引見派出至於各府所屬州縣其錢糧多者一縣須派一人錢糧少者一人可兼二三處約計應用四十餘員亦着各部院堂官於候補候選州縣及曾任江南之州縣因公詿誤無虧空

未完者各舉所知並將吏部記名人員一併帶領引見
候旨揀選命往交與總理大臣廵撫等酌量分派協理
清查若在京派往之員或不敷用或不能勝任著尹繼
善趙向奎徐永佑王溯維馮景夏朱鴻緒温而遜將所
知堪任清查之員各行保舉該署撫會同總理大臣奏
聞現今浙江總督李衛管理江南督緝之事此清查積
欠事務亦應令李衛與聞再此番清查積欠頭緒甚繁
文移往來皆關錢糧數目必須各給印信以便稽查其

總理大臣分查各員之印信著戶部擬定字樣請旨交
與禮部鑄給其總理大臣分查大員及各州縣協查之
員作何分别給與日用養廉之資著該部議奏

又奉

上諭西安副都統賽都乃旗下微賤出身蒙

聖祖仁皇帝隆恩拔為狀元授為侍衛後因伊甚不知恩奮
勉深為不喜朕即位後因頗有人稱道之者是以將伊
補授通州副將試看及伊蒞任聞其罷軟因循但知貪

緣鑽刺比因察訪之下未有實據復用為西安副都統嚴加訓諭申飭冀其悛改實心効力令詢問公傅爾丹散秩大臣石禮哈知賽都在任未改舊習全無實心辦事之處深負國恩著革去副都統之任來京候旨其副都統員缺著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張正文補授再西安副都統朱蘭泰年力衰老但伊從前頗有軍功著原品休致給與半俸以終其身寧夏副都統蘇穆爾濟與將軍席伯副都統蘇圖共事數年寧夏駐防官員兵丁之

嚴肅整理為各省駐防第一著將蘇穆爾濟調補西安副都統伊在寧夏習見席伯之訓飭營伍今調任西安自能傚傚辦理寧夏副都統員缺著席伯於叅領內揀選題補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汪漋馬爾泰奏稱総兵官潘之善自到安西之後不時患病精神耗減操練兵馬甚覺勉强等語安西總兵官員缺甚屬緊要著興漢總兵官曹勷作速前往署

理曹勦員缺著西鳯副將董紹祖前往署理董紹祖員缺著岳鍾琪揀選委署潘之善老成歴練人品端方効力行間多著勤勞實難得之將弁奚忍聽其力疾辦事著太醫一員馳驛前往診視潘之善或欲仍在安西或水土不服欲回内地本籍調養聽其自便著賞銀一千兩以佐路費及調攝之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七

雍正七年正月

上諭二十二道

初五日奉

上諭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全在道府廳縣各得其人而該員又須熟悉其風土情形殫心辦理於地方始有裨益向例文員俱以三年為滿後經原任總督滿保條奏請

將三年任滿之員再行加銜留任三年所以慎重海疆俾諳練之人久於其任也今據總督高其倬摺奏臺員以六年為滿而調任之時渡海而往即須數月任滿之後候缺挨陞以及交盤渡海又或一二年不等是前後合計須八九年方得陞用且臺灣之例不帶家口其父母妻子隔越海洋轉託親朋照看未免有所牽挂意念分馳應否請以四年為滿等語朕思臺灣道府廳縣等官自宜選用熟習諳練者然定期六年為滿又加以候

缺交盤渡海之期實屬太久其父母妻子隔越重洋難免內顧之慮今再四思維臺灣文員自到任之日為始將滿一年之期著該督撫於閩省內地官員內揀選賢能之員乘冬月北風之時令其到臺新舊協同辦理半年之內大約可以熟悉地方情形則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便回至內地補用將來接任之員俱照此更換該員到臺協辦之時俱各一體算俸并給與俸銀及養廉之項如此更換調補則臺員易於得人且該員在臺前

後不過二年為期甚近而更換之員先往協辦又可習練地方事宜似有裨益其道府大員作何請旨揀選同知以下等官作何銓選調補及量加議叙之處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陳時夏居官辦事一味疲玩因循茍且塞責實不稱巡撫之職是以將伊解退又因蘇松各屬積欠錢糧係伊巡撫任内應辦之事是以仍令經理乃伊束手無策

忽具摺奏稱此等逋賦難於清結從前既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名下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等語此等悖理之言想因年老昏憒所致聞伊近日精神亦甚不及日今遣官清查江南錢糧頭緒繁多若令伊與聞必致顛倒錯誤他人轉致掣肘著陳時夏不必管理專辦江南水利河道工程之事盡心効力以贖前愆

初八日奉

上諭朕聞糧船過淮所費陋規甚多有一幫費至三四百金者旗丁既多苦累勢必多索於民甚為漕政之獘在張大有雖未從中染指但身為總漕而罷軟因循一任屬員胥役勒索毫不覺察禁約竟同木偶甚屬溺職嗣後糧船過淮之時著派御史二員前往淮安專司稽察之任不許官吏人等向旗丁額外需索以致擾累其糧艘中攜帶物件除照例許帶外該旗丁如有夾帶私鹽及違禁等物者亦著該御史稽查但不得過於嚴刻吹

求以致糧運遲滯至糧船抵通之時其該管衙門官吏及經紀車戸人等恐有向伊額外需索陋規者亦著派

御史二員前往稽查此差往淮安之員著於二月初派往差往通州之員著於三四月内派往不必拘定滿漢各一員著都察院按期開列請旨

壇

上諭

初九日奉

廟之中最宜嚴肅聞祭祀之先即在
壇
廟中演禮雖意在嫻熟禮儀而實非潔齊虔享之義嗣後
壇
廟祭祀之先應於何處演禮著禮部議奏
又奏
上諭朕治天下以實心實政為務不言祥瑞屢頒諭旨甚
明今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雍正六年十月二

十九日恭逢萬壽令節雲南四府三縣卿雲呈現光燦捧日經辰巳午三時之久又奏摺内引孝經援神契之語曰天子孝則慶雲見朕之事

親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於今四十餘年以來誠敬之心有如一日祇此一念可以自信而鄂爾泰援引典籍以慶雲為朕孝所感朕每承

天眷昭示嘉祥感激慶幸之中益加儆惕兹逢慶雲之瑞實愈增朕心之敬畏鄂爾泰公忠體國實為不世出之名

臣數年來節制滇黔等省化導所屬官吏人人奉公盡職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賜慶雲於滇省正所以表著該省官吏敬恭協和之忱悃也此則朕心深為嘉悅者俟鄂爾泰題本到日另降諭旨令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館朕之允行者非欲誇示於衆也蓋以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該督正己率屬有忠愛之丹誠則該省受福迎祥有光昭之瑞應朕願內外大小臣工均以鄂爾泰為法且願遠近各省官

民等聞風慕義興孝勸忠人人共受
上天之福祐乃朕心之所謂上祥大瑞也
十二日奉
上諭內閣大學士滿漢俱各全備辦理事務亦甚屬妥協無容再為增添朕因
聖祖仁皇帝時所有年久老臣目今在朝者甚少時深注念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歷事
聖祖仁皇帝多年屢經任使今雖年近八旬而精力尚健特

加恩授為大學士以示朕優眷老臣成全耆舊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陳元龍之子陳邦直向以年少輕浮罷斥回籍今經數年諒已悛改朕念陳元龍年近八旬只此一子又在原籍無人侍奉著將陳邦直復還編修之職令其來京交與伊父教誨管束并令掌院學士時加訓導以玉成之

又奉

上諭李不器誣謗岳鍾琪一案原交與西安將軍巡撫會同審理今西琳調取回京著將軍常色禮會同碩色嚴加審訊李不器係奉旨拘禁之犯外間流言何以得知必有向伊傳說之人或係看守伊之兵丁亦未可定著常色禮碩色一一研訊務將造言生事之姦徒徹底嚴審究出按律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福建臺灣戍守之兵丁其父母妻子留在內地前已

加恩每月給與米糧以為養贍之資聞臺兵之例每月將所領錢糧扣留五錢於內地為養贍家口之用朕思兵丁遠涉海洋所得餉銀又復扣除以養家口恐本身用度或有不敷今沛特恩於駐臺之兵丁每年賞銀四萬兩為內地養贍家口之用著總督等均匀分派按期給發俾兵丁本身食用既得寛舒而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又得養贍以示朕恤兵賞勞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山川之神錫福於地方百姓是以自古帝王皆誠心
展祀以答神貺即如向來盛京之地旱潦不時者凡六
載康熙五十九年朕奉
皇考命躬詣
祖陵道經山麓躬謁
北鎮廟潔蠲致祭因捐貲庀工載修廟宇囑令地方官員
虔恭致祭自康熙六十年以至於今盛京年穀悉登豐
稔又如

黃河之神虔誠禱祀果見安瀾有慶萬姓寧居皆

神祇垂佑顯然昭著纖毫不爽者此蓋以目前一二事而

言其他難以枚舉也古稱江海為百川之長而湖廣境

內西南數省之水匯入大江又為川澤之總會凡屬地

土民人及舟楫行旅皆仗

江神默佑保護安寧允宜修建廟宇按時致祭以崇報享

著湖廣總督會同湖北湖南巡撫確查妥議南北兩省

應於何處各建廟宇或舊有祠廟敬謹興修皆動用公

飭辦理此朕虔禱
神祇護國佑民之意竝非諂媚以求一巳之福也并令該
督撫曉諭居民不得私結社會妄事祈求以滋褻慢
二十二日稽查旗務侍衛等叅奏旗下大臣咨送檔
案遲延奉
上諭前派侍衛官員稽查旗務者原欲協助都統等訓誨
旗人補過救失宣布恩意申明法令俾官兵警戒感奮
也若有頑惡之輩侍衛官員查出應告知都統等令其

教導悛改都統等若不實心教誨懲治爾等奏聞所降
諭旨甚明乃竝不凜遵原旨留心料理應辦事件漫以
此等無關緊要之事將大臣官員等叅奏塞責殊屬冒
昧伊等所叅大臣官員等俱著從寛免其交部將稽察
旗務之侍衛官員交部議處其中有乾清門侍衛官員
著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治天下不言祥瑞每蒙

上天錫福愈深敬畏之心鄂爾泰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奉公盡職人人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天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悃前據鄂爾泰摺奏廷臣奏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衷鄂爾泰郝玉麟表率訓導通省文武屬員而滇黔兩省官員均能遵奉上司之教誨殫心奉職應加特恩以示優奬鄂爾泰著由頭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為三等阿思哈

尼哈番郝玉麟著由拖沙拉哈番授為拜他拉布勒哈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著加二級兩省文武官員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著加一級凡受恩賜者益當敬謹黽勉以仰承

上天之貺從茲遠近臣工慕義興起則人人受福凝祥矣

二十六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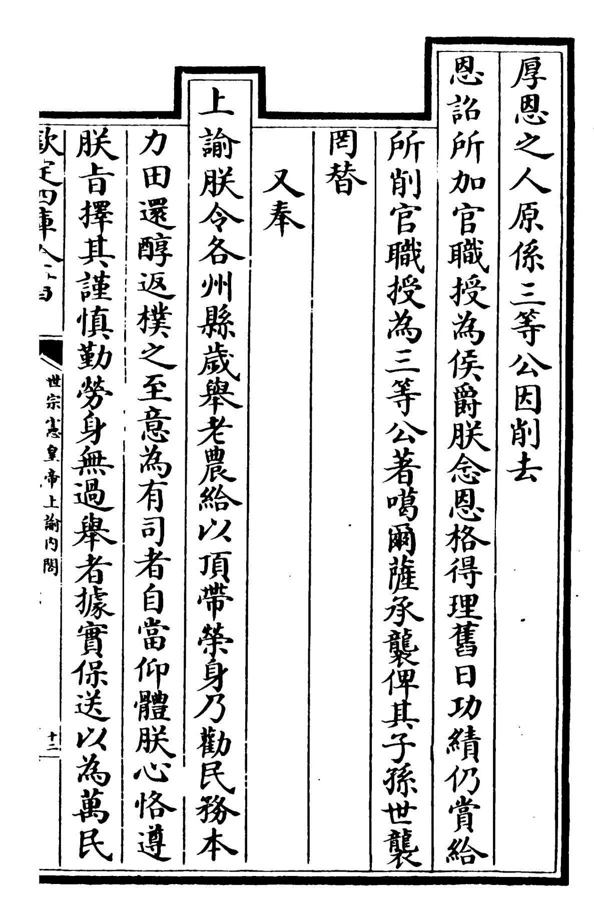
上諭闕里

文廟工程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遴選賢員敬謹修造

務期堅固輝煌計日告竣其所以未遣專官監督者蓋恐京員到彼又多食用僕從之費擾累於地方也乃原任巡撫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於前而塞楞額又復因循怠忽於後以致工程遲緩未能即速告成頃據署撫岳濬奏稱祇因購求大木一時難得是以工作稍遲等語著通政使留保前往曲阜督率在事人員盡心竭力敬謹辦理尅期竣事以慰朕懷昔年

聖祖仁皇帝御纂各種書籍及朕年來陸續刻成之書雖未

通行頒賜而內外臣工亦多有受賜者因衍聖公不在
廷臣及封疆大臣之列是以未曾頒賜著大學士等將
應行頒發之書查明奏聞頒賜衍聖公藏之闕里昭示
來兹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覽
太宗文皇帝實錄噶爾薩之曾祖額駙恩格得理乃係
太宗文皇帝時有偉績殊勳身膺



厚恩之人原係三等公因削去

恩詔所加官職授為侯爵朕念恩格得理舊日功績仍賞給

所削官職授為三等公著噶爾薩承襲俾其子孫世襲

罔替

又奉

上諭朕令各州縣歲舉老農給以頂帶榮身乃勸民務本

力田還醇返樸之至意為有司者自當仰體朕心恪遵

朕旨擇其謹慎勤勞身無過舉者據實保送以為萬民

勸乃朕聞直省之舉老農也州縣憑紳士之保舉紳士納姦民之貨財上下相蒙茍且塞責而強有力者倖邀頂帶之榮遂成暴横之勢老農之中竟有擊鼓升堂傳見耕丁者又有乘轎建旗設軍牢捕役自稱某縣左堂職銜八品欲居典史巡檢之上者又聞廣西陸川縣之老農覃伯緵家累千金與盜賊素相往來其家僕工人已干連在盜案之内似此則深負朕勸農務本之意矣著直省督撫確實查明將冒濫生事之老農悉行革退

另選題補從前有舉報不公者著各省督撫嚴諭所屬州縣其中有不應保舉之人或因賄囑情面營求而得者准老農本身及保送之官員自行出首朕從寛免其治罪但革去老農之頂帶若此時不行自首各州縣官員又不行查出日後發覺定將本人及州縣官員從重治罪該督撫等一併議處若所屬實無冒竊頂帶之人准該督撫查明覆奏倘有實係良善老農而仇怨之家及地棍人等因此番行查遂揑詞傾害者亦著從重治

罷

又宗人府奏教習期滿之舉人貢生請議敘奉

上諭宗學教習於期滿之時自應加恩議敘除舉人係應選知縣之人照原議銓選外其貢生等善於訓課未必嫻於吏治若一槩用為知縣不但於吏治無益而本人不能辦事致干叅處亦非所以成全之也凡各處教習之貢生等著於期滿之時該管衙門帶領引見或用為知縣或用為教官候朕頒發諭旨因材器使將此通著

為例此所奏舉人鮑源著咨吏部即用其拔貢生楊名宁葉宏韜既再留教習三年將來伊等期滿引見之時著將教習六年之處聲明具奏

又

諭刑部凡屬獲罪之人稍有一綫可寬者朕皆原情矜宥而於大臣等尤多格外開恩之處四格黨附蘇努不知愧恥以蘇努之大姦大惡為國家之巨蠹而四格依附結交甘心出其胯下伊繼蘇努都統之任將蘇努惡蹟

槩為隱瞞已屬可惡蘇努竟敢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摺子塗抹褻慢臣工見之無不驚駭髮指似此大不敬之罪而四格代為容隱四格之罪誠不可追是以照法司所擬將伊監候秋後處決昨朕恭閱

太宗文皇帝實錄見四格之祖莽果爾泰當日誠心効力懋著功勲四格不自念其祖為開國功臣黽勉自立而甘為下流干犯國憲此乃自作之孽但朕心實念伊祖昔日之勤勞不忍將伊子孫置之重典四格著從寛免罪

釋放爾等將朕旨傳諭四格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士子者百姓所觀瞻士習不端則民風何由得厚是以考課士子設立舉優黜劣之典以為移風易俗之道所關亦綦重矣而無如教官愚懦無能學臣因循苟且往往視為具文奉行不力每當學臣按試之時教官輒以無優無劣具文申詳草草塞責如此則善者何由而勸不善者何由而懲夫善者之湮没不彰一時尚難覺

察而不善之人僥倖苟免於目前不旋踵而劣蹟敗露每見蕩閑踰檢犯法亂紀之士子皆從前學臣教官之未曾開報劣行者其間情罪雖難一一追究然即此可知其中之容隱不少矣嗣後若教官沽名邀譽縱容劣生不行舉報者經學臣察出立即指叅將教官照溺職例革職若學臣瞻徇情面不行糾叅者一經發覺將學臣照徇庇例降級調用著將此永著為例

又奏

上諭平治道路王政所先是以周禮有野廬合方之職自四畿達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車馬所至咸蕩平坦易行李輻輳津梁通達無雨水阻滯之累邇年以來廣寧門外已修石道其至通州運糧之路亦修整高潔往來行人頗為便利今直隸至江南大道車輪馬跡踐壓歲久致通衢竟成溝塹兩傍之土高出如岸一遇雨水之時衆流匯歸積潦難退行旅每苦泥濘或至守候時日朕心深為軫念但此通行大道已久成窪下勢難培築增

高而大道之傍高阜甚多平治亦殊不易若於大道相近之處另開一道工力似屬易施其間或有地形斷續之處應修建橋梁或有溝塍淤積之處應疏濬水道或所開之逕有借用民間田地者應補給價值並除錢糧或繞行之路有遠隔村莊旅舍者應引歸故道使有頓宿是非熟於相度地勢歷練道逕之人不能詳察妥當特派工部侍郎法保副都統韓光基原任護軍統領哈爾紀善二等侍衛特庫四員於今年夏秋之交自京師

起程由良鄉至宿遷大道一路踏勘將如何另開新道之處詳悉議定估計工費繪圖呈覽伊等起身之前朕再降諭旨

又奉

上諭凡官員等名下應賠銀兩若伊有効力之處准其扣算大學士陳元龍在廣西巡撫任內有應行追賠之項查伊曾有効力之處著准其照數扣除

二十九日

上將以二月中旬恭謁

陵寢

諭怡親王等天氣尚寒途中修道夫役甚為勞苦著戶部派出賢能司官二員將庫錢二千串每名賞給一百文務令按名給發毋致遺漏

又山東巡察御史蔣洽秀題參利津縣知縣李周等奉行保甲不力奉

上諭數省之中朕之差遣御史等巡察盜案驛站者蓋因

地方遼濶督撫等未能遍歷其境而御史便於巡行訪察或可補督撫耳目之所不及竝非令御史操糸劾之柄侵督撫之權也今蔣洽秀以不力行保甲条奏知縣二人是顯欲自作威福侵督撫之權矣夫保甲社倉二事本屬善政然行之必以其漸令州縣量力為之始於地方有益而閭閻不擾是以數年來朕未降旨督催蓋恐急遽之中奉行不善轉滋民間之累也蔣洽秀以兩縣知縣不力行保甲特疏糾条試問蔣洽秀伊所巡察

之各州縣果盡能奉行保甲之法無遺憾乎況稽查保甲竝未交與巡察御史蔣洽秀何得越職生事著將此本擲還山東地方已在總督田文鏡節制之内屬員優劣地方事務自能訪察亦可不必更設巡察御史著將蔣洽秀撤回蔣洽秀本屬庸材亦不稱御史之職著革退御史以六部員外郎用